

病房內窗簾緊閉，一點陽光都照不進來，裡頭一片漆黑，只有角落一盞鵝黃柔光使泰特斯得以看見環境，使他本就模糊的視線雪上加霜，泰特斯擠著眼睛，往光源處定睛一看，那光源竟是一個提燈中的燭火。除了那名青年以外，房內還有一位穿著藍色工作服的壯碩白人，那人在光幾乎照不到的病床邊，幫床上的孩子活動四肢。

「小心腳下，我兒子對光比較敏感。」西裝青年向泰特斯微笑，他向床邊的白人說：「克萊恩，幫我個忙，這位是花店的新人。」

「好的，伯爵。」名叫克萊恩的男人先是細心將男孩的手臂放入棉被裡，接著轉身走近火光，微亮光下，克萊恩深棕色的短髮俐落乾淨，有點害羞卻有禮貌。他接過泰特斯手裡的滿天星，靦腆地跟他握手，輕聲說：「我是克萊恩，小伯爵大人的特別護士之一，負責白天的工作。」

「你好，我是泰特斯·溫斯頓。」泰特斯也放低音量，與其相握。打過招呼後，克萊恩彎腰提起提燈，將提燈放在稍微離病床比較近的地方，好讓火光得以照亮床邊環境。克萊恩走到床邊，將床頭櫃花瓶中還未凋謝的劍蘭換成手裡的滿天星，而當他在換花時，泰特斯的目光移向床上的男孩。

嬌小的男孩躺在單人床正中央，他有一頭燦金色的頭髮，哪怕長期臥床也被梳理得整齊柔順，還未長開的臉上蓋著銀製眼罩，就像新生兒黃疸照燈（註1）時會給他們戴上的眼罩一樣。在火光照耀下，泰特斯才發現男孩的脖子上有氣切（註2），氣切連接著呼吸管，另一端則接在呼吸器上，似乎是配合男孩無法接觸光的病況，而將呼吸器螢幕調整得非常暗。

（註1：新生兒生理性黃疸多會使用特定波長的光線（藍光）照射到皮膚上，將膽紅素轉變為水溶性，可以快速由膽汁及尿液排出，能使血中的膽紅素濃度下降，進而使黃疸漸漸消退。）

（註2：氣管切開術又稱氣管造口術，簡稱「氣切」，它是將氣管軟骨之間做橫向切開以建立人工呼吸道的一種手術。）

除此之外，男孩身上還連接著兩條靜脈管路，使用點滴幫浦均速滴注，男孩的大部分身體都蓋在棉被下，所以泰特斯無法確定管路連接在哪裡，但他由衷希望它是連接在中央靜脈導管上，不是每個孩子都能接受每五天打一次針的。

所以，這就是小伯爵了。泰特斯心想。他轉動眼珠，試圖找出房間內的反光點，確認小伯爵的身份，然而黑暗室內沒有任何能映出小伯爵樣貌的鏡面，就連床頭櫃上的花瓶也是霧面且具浮雕的。雖說泰特斯目前還未找到證據證明小伯爵就是他的目標人物，但正如教堂不會讓瑪麗莎暴露在鏡面那樣，泰特斯認為就是這般細膩的隱瞞，間接證明了小伯爵戴環者的身份。

克萊恩將劍蘭稍微用花束的包裝包裹，套入紙袋後交給泰特斯，「久等了，這個再麻煩你處理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泰特斯接過紙袋，沒有再朝病床上小伯爵投注任何目光，只是向克萊恩以及伯爵道別後便退出病房。當他打開病房門，一封信就像被夾在門縫般落了下來，然而他們在房內時，並沒有聽見外面有任何腳步聲。

泰特斯不動聲色地把信踢出病房，關上門後才把信撿起來。

泛黃的、惡臭的、濕黏黏的紙張上，畫著雜亂且難以理解的蠟筆塗鴉，類似小孩惡作劇的塗鴉。

泰特斯輕輕嘆了口氣，把紙撕碎扔進垃圾桶。

病房內，伯爵坐在陪客椅上，耳裡聽著外面的響動，眼珠瞥向門外。

「嗯……算了，我先回去，不然父親又要嘮叨我。」伯爵笑了笑，一邊穿起大衣，一邊對克萊恩說：「我兒子就拜託你了，有什麼情況再聯絡我。」

「好的，伯爵。」克萊恩垂首，目送伯爵離開。一縷陽光短暫地從房門透入，之後隨著關門聲快速消逝，克萊恩在原地發了會呆，抬起頭看向天花板，那裡裝有一面巨大的鏡子，因為室內燈光昏暗，如果不是站在正下方往上看，是無法發現鏡子的。

克萊恩盯著小伯爵頭頂上閃爍不定的光環，抬起手設定鎮靜劑的滴數，直到點滴幫浦上的數字顯示二十，光環才逐漸黯淡下來。克萊恩嘆了口氣，抬起臂膀活動活動自己發僵的肩關節，「好，先幫你翻身吧，小朋友。」

>>

「伯爵。」

私人飛機上，伯爵的秘書娜塔麗遞給伯爵一台平板，她把深棕頭髮綁成的馬尾撥到腦後，開口說：「戴維·阿塔拉，三十四歲，社福資助對象，目前算是在『到處打零工』，實際上是隸屬於阿塔拉教會的驅魔師。孤兒，第一筆紀錄是在二十六年前，法國格勒諾布爾，他的女兒吉兒·阿塔拉實際上是他的已故兄弟的女兒，目前他們一起住在教會附近的汽車旅館裡。」

「另外，花店與社福協會人員的資料也在裡面，請點附件。」

伯爵低頭看著資料，秘書也不打擾，開始著手處理伯爵接下來的行程，埋頭在與對方的秘書敲定會面時間地點與接送方式時，她忽然聽見伯爵輕輕笑了一聲。照理來說，秘書在老闆開口前不應該主動問問題，但娜塔麗還是抬起頭，給了她的老闆一個眼神。

這是他們的默契，娜塔麗當了他十五年的秘書，她擁有的特權比他的夫人還大。

「沒什麼，我只是看到他以前的照片，差得真多啊。」伯爵看著平板上梳著背頭的戴維·阿塔拉，照片裡，戴維神色輕慢，看起來很有散漫卻很有自信，與早上送花的流浪漢截然不同，「他的頭髮原本是黑色的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伯爵看著平板上吉兒的照片，若有所思，「養女啊，我還以為他女兒的金色頭髮是遺傳自他呢。」

因為戴維·阿塔拉的頭髮在一次重傷後一夜花白，白得彷彿原本就沒有太多黑色素。娜塔麗默默地思忖，她不必開口，因為這些基本資料，檔案裡都有。

而她真正的疑惑在伯爵岔開話題時就沒有提問的必要了。為什麼突然調查花店？為什麼在第一時間注意到他的頭髮？娜塔麗閉緊嘴巴，讓自己看起來專業又難相處。

伯爵從資料裡抬起頭，面對娜塔麗的眼神，他回以溫煦微笑，「我以前見過他一次，但他跟現在差很多，所以我才請你再多調查一點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娜塔麗困惑地想：我怎麼沒聽說？

「二十六年前。」

「……格勒諾布爾？」他精明的秘書立即反應過來，難怪她沒聽說過，二十六年前，她還在準備大學的面試呢。

「以前父親老愛帶我們到處去打獵，那年格勒諾布爾天氣很糟，山裡不僅人煙罕至，連動物都不願意露頭。但父親說這種天氣最適合小孩打獵，因為兇猛的野獸都在冬眠，他每天一大早就把德斯蒙跟我趕出去獵貂，然後自己在木屋裡喝著威士忌，把我們開槍的聲音當成交響樂。」伯爵聳聳肩，「就是在那個時候見過一面。」

「當時的他是金髮嗎？」娜塔麗問。

「也許是我看錯了。」伯爵微笑，「畢竟雪地這麼亮，我還帶著護目鏡，看錯也無可厚非。」

「不過，這個姓氏真適合他啊，很有法國情調。」伯爵眯起眼睛，饒有興致地說：「不知道阿塔拉教會的牧師有沒有養狗？（註）」

（註解：伯爵指的法國作家**弗朗索瓦-勒內·德·夏多布里昂**的一部早期**中篇小說**《Atala》，故事中阿塔拉與查克塔斯逃進一間教堂，在裡面遇到牧師與他的狗，這位牧師後續也幫助兩人逃離危險。）

「那倒是沒有。」娜塔麗將身子挺直腰桿，眼裡出現精光，眼睛卻死盯電腦，語氣佯裝平靜不在意，「不過，那裡的修女是戴環者，附件二，瑪麗莎·羅斯雷。」

「真不愧是你，娜塔麗。」伯爵驚嘆道：「你真是我的天使。」

娜塔麗敲打鍵盤的手指一頓，她抬起頭，看見伯爵似笑非笑的表情，但他似乎沒有注意到娜塔麗，還是看著平板上的資料，時不時摸著下巴思考，意味不明。

娜塔麗在心裡嘆氣，她低下頭，心裡忍不住想：真是太噁心了。如果她在其他場合，遇到像伯爵這樣的人，說一樣的話恭維她，她可能會被滿足虛榮心，甚至可能動心，但很可惜，工作讓她變成苛刻的婊子，婊子不對深情的狗心動，他們犯賤，只會愛上被剝奪的快感。

當飛機降落時，伯爵在幾名保鏢身後走下飛機，他回頭將娜塔麗的手放在自己掌心，就像對待公主那樣對她眨眨眼睛，「注意腳下。」

娜塔麗的表情看起來快要吐了。

>>

結束花店的工作，泰特斯剛走上街道，滑蓋手機就響了起來，上面顯示是瑪麗莎修女的號碼。泰特斯皺起眉，接起電話，可對面傳來的並非修女溫柔的聲音，而是一個略微沙啞的男聲，「泰特斯，你見到小伯爵了嗎？」

「牧師。」泰特斯低聲說，他不動聲色地坐進汽車裡，把車窗全都關上，並用手遮住唇形，說道：「我見到他了，看起來二十四小時都會有人照顧他。」

「很正常，他的身分特殊，就算是不待見私生子的老伯爵，也應該提防有人做跟我們一樣的工作。你有見到伯爵嗎？」牧師問。

泰特斯捏緊手機，不久後又放鬆，「牧師，這是最後一次了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。」牧師緩下語氣，「放心吧，你女兒在琳達那裡過得很好，事成以後，你們就能搬到紐西蘭了，這次那些有錢的傻子開價可不低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

「你見到伯爵了嗎？」牧師再次詢問。

「我見到了。」泰特斯回應。

牧師直接把電話掛斷了。

泰特斯開車回到他那溫馨冰冷的小套房，雖說與女兒總是聚少離多，但每每跟她分開，還是讓泰特斯痛苦不堪。他有點想念女兒的歡笑，冰浴時的驚呼，與她愈發健康紅潤的臉頰。女兒於他如門邊的鑰匙箱，絕非必須，卻實實在在讓他知道家在哪裡。

忽然，水聲滴滴答答打斷他的思緒，泰特斯起身去往聲音來源，發現是浴室的水龍頭在滴水，並且怎麼也關不緊。他對住的地方沒什麼要求，此時思念之情卻讓他煩躁不已，他死命扭著水龍頭，水卻仍然往下滴，直到他手長發紅發痛，水龍頭也沒能停下它的哭聲，他得完成工作，泰特斯想：他得做好，才能救女兒。

泰特斯垂下肩膀，放棄與廉價套房拼命。他沖完澡，躺在床上，在思念與不安的水滴聲中逐步走入夢境。

他做夢了。

夢見一個金髮男孩趴在大樹枝幹上，身後純白巨大羽翼死氣沈沈地垂落，就像鋪在枝幹上的白紗，遮著他大半張臉。泰特斯站在樹下，抬起手碰了碰他的羽毛，當他捏起指尖，搓揉羽片尖端時，男孩睫毛微顫，睜開了眼睛。

男孩的綠眼睛映出他的模樣，是他女兒曾經看見的他，而不是現在的他。

「——」

男孩伸出手，指著泰特斯的眼睛。

他喊了他的名字。

泰特斯猛然驚醒。他坐起身，卻沒有做惡夢的驚慌感，呼吸很平順，心跳很穩定，就像是美美地睡了一覺，再慢悠悠地醒來那樣的完美早晨。

他摸著胸口，忽然屏住呼吸，瞪向浴室。他發現水滴聲消失了，好像有人幫他修好了一樣。

泰特斯光著腳，躡手躡腳地走近浴室，推開浴室門時，他看見一張童稚的臉。臉頰有一點點嬰兒肥，眼眶塞著兩顆螢綠色的眼睛，他的鼻子不像伯爵那般大而高挺，反而是更加柔和的峰度，是孩子特有雌雄莫辨的時刻。

小伯爵的臉始終藏在黑暗裡。泰特斯告訴自己。他沒見過小伯爵。

小伯爵坐在馬桶蓋上晃著雙腿，對於來者恍若未聞，他直直盯著浴缸，盯著那個盛滿鮮血的浴缸。

泰特斯也跟著往浴缸看去，發現浴缸邊上還掛著一雙蒼白泛紫的腿，腿根以上的軀體沉在血面下，一顆氣泡沒有浮出。泰特斯想起女兒有段時間常常在睡前抬腳，他在她床邊讀金銀島，她就抬著腳聽，偶爾她睡著了，泰特斯就會幫她把腳放下來，並捂熱她冰涼的雙腳，他太幸運了，不用藏寶圖就能知道寶藏在哪裡，泰特斯輕吻女兒的額頭，知道只要有她在，處處都是金銀島。

此刻，泰特斯跪倒在濕答答的地板上，將那雙懸在半空、佈滿蜘蛛網狀屍斑的腳捧在掌心。

「甜心？」泰特斯喊著，「你怎麼能丟下我？」

「泰特斯。」一隻小手覆上他的肩膀，小伯爵的聲音從後方傳來，「你該走了。」

「我怎麼能拋下她？」泰特斯看向小伯爵，從他的眼裡，泰特斯發現自己哭了，「我怎麼能把她一個人丟在這裡？」

「醒來吧，一切都還來得及。」小伯爵對泰特斯微笑，「只要你能抓住即將到來的機會。」

「機會？你在說什麼？」

「我只是你的夢，不能說出你不知道的事。」小伯爵也跟著在浴缸邊跪下，在滿是菌絲的磁磚襯托下，他好像散發著淡淡的光芒，「總會有人找到你們，豪擲千金懸賞我的頭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一命換一命，這很公平，如果我即將枯萎的生命，能成就他人的人生，那可真是太值得了。」小伯爵拍手抱住泰特斯，「沒關係，我不怪你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反正你就是為了這幾句話才夢到我的，不是嗎？」

泰特斯猛然醒來，耳邊不僅有心臟劇烈跳動的聲音，還有浴室滴滴答答的水聲。